

作品
3



直至海枯石烂

在每一个地方都有我
深深的祝福为你——传送

亦舒作品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



直至海枯石烂

亦舒作品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亦舒作品集 加拿大亦舒著·—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11

ISBN 7-104-01155-2

I. 亦… II. 亦…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2245 号

图字：01—1999—2902 号

亦舒作品集 直至海枯石烂③ 亦舒 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广州市番禺区官桥彩色印刷厂 印刷

512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302 印张 45 插页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3001—6000 套

ISBN 7-104-01155-2 / I·471 全套 45 册 定价：438.00 元

本册：9.00 元

亦舒小传

亦舒，原名倪亦舒，浙江省宁波人，是香港名作家倪匡(卫斯理)之妹，幼时随家人迁居香港。十五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杂文集一百多部。亦舒自幼受传统道德文化的熏染，青年时期又受过欧风美雨的沐浴，其作品一直盛销不衰，造成了近几年香港出现的“亦舒现象”。她的作品自成一个浪漫别致的感情天地，既轻松有趣，又雅俗共赏。亦舒今日所以能创造“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壮盛景象，除其禀赋外，还因她有丰富生活底蕴，且视角敏锐，文笔酣畅又具有女人细腻和婉丽的感情，她的小说特点是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此惊世佳绩，诚令人激赏。

通过她的作品，读者将会看到全景式的海外色彩斑斓的世界！使广大读者也不亚于与亦舒一次愉悦的会面！

对于家族聚会，我一向没有多大兴趣，通常在农历年前几天，大伯伯会叫伙计逐家打电话命我们参加。

祖父母已经耄耋，不理闲事，大伯伯以长者自居，很喜欢端架子，人到齐了，他便会自豪地自白：“庄家上下我读书最少，可是，大家年年在我处聚头，真是我面子……”

五十多人，四代同堂，人人无异议，只得我一人听得不耐烦，渐渐不愿上门去。

况且，食物又欠佳，摆满一桌子，都是坊间餐厅叫来的自助西菜，腻答答的薯茸沙律、炸冷藏鸡腿、蕃茄酱意大利面，都藏在锡纸盘子里，随时可以扔进垃圾筒。

我们这一代经济独立已经良久，闲来对美食已存深刻研究，谁还碰这个，通常饿着肚子等散会去吃别的。

今年，这个大日子又到了。

我同爸妈说：“我不想去。”

“去见见祖父母也是好的。”

“真受罪：‘庄家上下我读书最少’——”

“这是真的，他自小出来学做生意，所以广生出入口可以做到今日，韩战时期他不眠不休，帮祖父挣身家，大家都有得益。”

我微笑，“爸真正友爱。”

妈看老伴一眼，不出声。

我指出真相：“爸靠奖学金在英国读了十年书，念的是机械工程，在大学任教三十年，同广生出入口行有什么关系。”

爸却说：“你想想，没有大伯伯，我走得那么容易吗？”

我说：“那天我真的有事。”

母亲转过头来看看我，“去年你已经缺席。”

我摊摊手，“亲戚年年见了面都比长短阔窄，认真伦俗，我受不了。”

“到时你自己出现。”

华人亲戚网之复杂，也不要去看它了，祖父庄国枢一共三兄弟，他最小，两位兄长已不在人间，他们的子女，却与我父亲同辈，我叫他们表叔伯或是表姑妈，至于表叔的子女，则是我的表兄弟姐妹。

我爸也是三兄弟，他们的子女，却是我的堂兄弟姐妹，又亲了一层。

与我最谈得来的，本来是三叔的两个女儿思健与思明，最近因工作忙，渐渐也比较生分。

不过，去见见祖父母仍然值得。

母亲叮嘱：“切勿穿得黑鸦鸦。”

我没有红衣。

红色是小孩以及老妇穿的颜色。不甘寂寞，先声夺人。

这时，母亲忽然问父亲：“听说杏友回来了。”

“是，衣锦还乡。”

我好奇心顿生：“谁，谁是杏友？”

母亲笑着转过头来，“亏你自诩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杏子坞时装你听过没有？”

我耸然动容，“那是纽约近十年冒起来的一只针织牌子，已经名驰国际，老板是华人，姓庄，她的设计从不以东方热作题材来哗众取宠。”

母亲看看我，“说得好。”

“姓庄，她是——？”我惊喜万分。

“正是你表姑妈庄杏友。”

“哗，我去，我一定会参加这次聚会。”

父亲摇头，“听听这个口气，还说人家势利。”

“庄杏友的确是个传奇人物。”

“为什么忽然回来？”

“叶落归根。”

“她年纪比你还小。”

父亲答：“听说身体不大好，回来休养。”

我赞叹：“在纽约成名，可以说是真正成名。”

父亲看着我，“一步步来，我女儿庄自修在本市也是个响当当的名字。”

我听了哈哈大笑起来。

工作到过年照例大忙，到了那日，急景残年，西伯利亚又来了一股寒流，令人精神萎靡。

想到可以见到名人庄杏友，我还是抖擞精神，打扮整齐，去到大伯伯家。

不是我迟到，而是他们都早到。

一年不见，庄家添了两名婴儿，胖嘟嘟，握紧小拳头，躺在襁褓里，表情似有点不甘心，看上去更加好玩。

我对生命一向悲观，可是也不得不承认幼婴可爱，免这个世界沉沦。

我打趣两位堂兄：“这么会生，将来还哪里轮到我们分家产。”

二伯伯笑，“自修已是大作家，还同奶娃争身家？”

我拍胸口，“每次听到作家二字，真吓一跳，最好饮酒压惊。”

二伯伯说：“家里只有你一人做文艺工作，自修是庄家奇葩。”

二伯伯是名公务员，性格平和，我相当喜欢他。

当下我说：“你已有六名孙子，多福气，我爸只得我一个。”

那边有人叫：“自修来了没有，祖父想见自修。”

我连忙找到书房去。

经过客厅，正好听到大伯伯在那里同孩子们演说：“庄家上下我读书最少——”

他不喜欢读书才真，怪得了谁。

不过这些年来，祖父母全赖他照顾，与他同住，也就算劳苦功高了。

在走廊里碰见三婶母，织锦棉袄，翡翠耳环，照例雪白的厚粉，看到我微微笑，“唷，大老倌来了。”

我只是陪笑。

除此之外，还能怎么样，到底是长辈，动弹不得。

“思健思明在露台喝茶。”

“耽会我去找她们。”

“自修你成为大作家之后也不大来我们家了。”

我唯唯喏喏，垂直手，弯着腰。

三婶母终于放过我，走向客厅去了。

我走到书房，看见祖父母正在对弈。

我自心里替他们高兴，近九十高龄，仍然耳聪目明，可是又懂得在适当时候装糊涂，凡事不过问，闲来游山玩水，不知多开心。

“噢，自修来了。”

“自修过来坐下。”

我坐到祖母身边。

她仍然戴着那只碧绿透明的玉镯，我伸手轻轻转动。

“自修从三岁起就说：‘祖母将来你死了，这漂亮的手镯给我。’”

我连忙站起来，汗颜至无地自容，“祖母，我

自幼就不长进，真可恨。”

“不要紧，我已写清楚，这玉镯非你莫属。”

我骇笑，“早知还可以要多些。”

祖父笑得咳嗽，“那么多孩子，就是自修会逗我们笑。”

“她早已自立门户，谁也不怕。”

我只得笑，“近几年你们也不摆寿筵了。”

“你大伯伯怕一提醒我们有几岁，我们一惊，就急着要走。”

“是吗，”我诧异，“看不出大伯伯有这般好心思。”

祖父说：“一个人打理财务久了，难免俗气。”

我连忙说：“我最近也知道经济实惠是种美德。”

祖母笑，“你出去玩罢，弟兄姐妹在等你呢。”

我心里挂住一个人，“杏友姑妈来了没有？”

“谁？”

“我自己去找。”

两老的世界已变得至明澄至简单，他俩只看到对方，并且珍惜每一刻相聚的时间。

穿金戴银的思健迎上来，“自修你在这里。”

她打扮日趋老气，远看与她母亲相似。

“这是我最后一次来大伯处，这些孩子们鬼哭神号，讨厌到极点。”

我只是暗笑。

“看你的环境，就知道你混得还真不赖。”

“思健，你是大家闺秀，说话口角怎么像某区小流氓。”

“我不想与社会脱节，否则再过几年便成老小姐了。”

如此怨天尤人，实难相处。

“你见到杏友姑妈吗？”

“谁？”

都好像没听过这个人似的。

我抬起头，看到母亲被大伯母缠住，不知在说什么，连忙过去解围。

“都由我们服侍，一天三餐，上午下午点心，晚上还有宵夜，每日不停地吃，光是洗碗就得雇一个人，你们不知道老人有多疙瘩。”

我连忙叫：“妈，妈，有电话找你。”

大伯母拉住母亲，“你说，将来出入口行判给我们，是否应该？”

母亲连忙说：“自修找我有事。”松了一口气。

我讶异，“为什么不告诉她，我们一早就弃权！”

母亲笑而不答。

“杏友姑妈在什么地方？”

“噢，一晃眼不见了她。”

客厅闷热，我避到露台去。

山上这种老式大单位就是有这种好处，露台可以放两张麻将桌子。

有人捷足先登。

我只看到她背影，浅灰色套装，半跟鞋，坐在藤椅子上，独自抽烟，那种悠然自得的神情，看了叫人舒服。

不用说，这一定是我要找的人。

我轻轻咳嗽一声。

她抬起头来，一脸友善的微笑。

啊，已届中年，可是比我想象中年轻，眼角细纹经矫形医生处理，一小时可以消除，可是她没有那样做，看样子一早决定优雅地老去。

不知怎地，我对她有无比的亲切感，在她对面轻轻坐下，“没有打扰你吧？”

“怎么会。”她按熄香烟。

我忍不住问：“你还抽烟，对健康无益。”

她苦笑，“这洪水猛兽暴露了我的年龄身分。”

“我原谅你，你看上去真的很享受的样子。”

她笑，“你是谁？”

“庄竹友的女儿庄自修，你是否友姑妈吧？”

“啊，你是那个作家。”

“也是一门职业，为什么独惹人揶揄？”

“我没有呀。”

“姑妈，欢迎你回家来。”

“谢谢你。”

“我在外国杂志上时时读到你的消息。”

“我也是呀，”她笑，“听说你的小说被译成日文出版，值得庆幸，销路还行吗？”

“那是一个包装王国，无论是一粒百子或是一

团铁，金壁辉煌，煞有介事地宣传搬弄一番，没有推销不出去的。”

杏友姑妈微笑，“你这小孩很有趣。”

我感喟，“不小了，所以渴望名成利就。”

“东洋人可有要求你协助宣传？”

我摇头，“万万不可，一帮宣传，便沦为新人，对不起，我不是新秀，我在本家已薄有文名。”

“这倒也好，省却许多麻烦，收入还算好吗？”

“已经不是金钱的问题，”我笑，“除却经理人与翻译员的费用，所余无钱，还得聘请会计师、缴税，几乎倒贴，可是当东洋次文化如此猖獗之际，能够反攻一下，真正痛快，况且，我那经理人说：‘自修，说得难听点，万一口味不合，蚀了本，是日本人赔钱，与我们无关。’”

姑妈看着我，“那你是开心定了。”

“当然。”

“那真好，难得看到一个快活知足人。”

我忽然吐了真言：“回到自己的公寓，面孔也马上拉下来，时时抱头痛哭。”

姑妈十分吃惊，“似你这般少年得志，还需流泪？”

“压力实在太太，写得不好，盼望进步，又无奇迹。”

姑妈笑不可抑，“懂得自嘲，当无大碍。”

我忽然说：“姑妈，希望我们可以常常见

面。”

“应当不难，你忙吗？”

“我颇擅长安排时间，只恐怕你抽不出工夫。”

“我最闲不过，”她笑，“一年只做十多款衣裳，平日无事。”

“好极了。”

背后有人问：“什么好极？”

我连忙叫他：“爸，杏友姑妈在这。”

“竹友，你女儿很可爱。”

父亲却劣评如潮，“不羁、骄傲，父母休想在她身上得到安慰。”

我只得瞪大双眼。

杏友姑妈笑道：“这真像我小时候。”

父亲连忙说：“杏友，怎好同你比。”

她却牵牵嘴角，“记得吗，家父也教书。”

母亲探头出来，“怎么都在这里，找你们呢。”

百忙中我问姑妈要电话号码。

她给我一张小小白色名片。

我双手接过，“我没有这个。”

她笑笑说：“有名气的人不需名片。”

唉呀呀，这下子可叫我找地洞钻。

只见她高挑身段，长发梳一个圆髻，端的十分优雅。

我同思明说：“看到没有，老了就该这样。”

思明诧异地说：“有她那样的身家名气，当然

不难办到，又独身，自然潇洒清秀，并非人人可以做得庄杏友。”

我心向往之，走到角落，细看卡片上写些什么。

只是简单地写着：庄杏友，杏子坞时装，以及纽约与本市的电话号码。

大伯伯的长子其聪走过来，笑问：“找到偶像了？”

“可不是。”

“最近好吗，听你做了国际作家。”

“十划尚无一撇，别开口就嘲笑我。”

“你看我妈，整日游说他人放弃祖父家当。”

“你放心，我本人早已弃权。”

“噫，果然是好女不论嫁妆衣。”

“家父与我对生意完全不感兴趣，广生出入口一直由你家打理，你与其锐二人劳苦功高，我无异议。”

其聪感动，“这——”

“说服三婶母恐怕要费点劲。”

其聪但笑不语，神情不甚尊敬。

这时他两个五岁与四岁大的儿子走过来找他，看见了我，缠住不放。

我叹一口气，“姑奶奶不好做，来，小的们，跳到我身上来。”

两只小猢狲闻言大笑大叫，都挂到我肩膀上，我努力表演大力士。

思健摇头，“不知是哪一个大国家的大作家。”

· 直至海枯石烂 ·

思明加一句，“身上那套名贵服饰就这样泡汤。”

“不知是天才还是疯子。”

其锐的儿子们奔过来也要加入，我喊起救命。这样到散席，已经筋疲力尽。

父亲微笑，“又说不过来，来了又这样高兴。”

“唏，既来之则安之你听过没有。”

母亲忽然问：“你说自修像不像杏友？”

父亲忽然丢下一句：“自修这一代多享福，怎么同我们比。”

母亲颌首，“是，杏友的确吃了很多苦。”

我伸长脖子，“可否把详情告诉我。”

母亲不愿意，“过去的事说来作甚。”

“不要那样贞洁好不好，”我央求，“讲给我听，谁家闲谈不说人非呢。”

“欲做人上人，当然要吃得苦中苦。”

我追问：“然后呢？”

父亲说：“然后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到了今日。”

啐，分明是推搪。

回到自己的天地，正如我同杏友姑妈所说，面孔就挂了下来。

对人当然要欢笑，这是最基本社交礼貌，不然还是不出去的好，背人大可做回自己。

杏友姑妈到底有什么故事？我愿闻其详。

这时，电话铃响了。

“你照例从来不看我给你电子信件。”

我不出声，但忍不住微笑。

“真的要这样固执才可以做成功作家？”

“我距离成功还有一万光年。”

“这样懂得保护自己，所以在本行生存得好吧。”

“你工作也不是不忙，天天打电话来闲聊，真难得。”

“我想对旗下作者知得更多。”

我无奈，“真是个怪人。”

“庄自修，几时到东京来？”

“永不。”

他为之气结，继而央求：“不做任何宣传，只来一天，让出版社同事看看你的真面貌，工作起来有个目标。”

“不是已经寄了照片给你们？”

“听你不上照。”

“谁说的？”

他笑，“我也有朋友，我也有耳目，况且，你又不是不出名。”

“不是锲而不舍吗？”

“庞大的长途电话费用是否由出版社负担呢？”

“再问一个问题。”

我温和地问：“阿基拉耶玛辜兹，你有完没完？”

“为什么叫自修？是父母希望你专注修炼品格学问吗？”